

新跨越  
XIN KUAYUE

上卷

MEI GONG QING

林家成·著

情易成劫，君心似海，退求此身一自在。

# 媚公卿



YZLI0890112374

 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 媚公卿

上卷  
MEI GONG QING  
林家成·著



YZLI089011237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媚公卿/林家成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 
2011. 12

ISBN 978 - 7 - 5399 - 4948 - 2

I. ①媚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7307 号

书 名 媚公卿 (上、下)

---

作 者 林家成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风染白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

文字 编 辑 风染白

责任 监 制 卞宇坚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545 千字

印 张 46
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4948 - 2

定 价 49.80 元 (全二册)

---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 (上卷)

C O N T E N T S

- 第一章 烈焰中重生 / 1
- 第二章 何必再相见 / 21
- 第三章 一曲《凤求凰》 / 45
- 第四章 艳媚本是祸 / 68
- 第五章 身陷南阳王府 / 93
- 第六章 七郎救我 / 112
- 第七章 前世情，今世情 / 138
- 第八章 与君共生死 / 162
- 第九章 归来如梦 / 185
- 第十章 堪为贵妾 / 207
- 第十一章 妻位？我给你 / 230
- 第十二章 谁在害我？ / 253
- 第十三章 情成网，终难逃 / 277
- 第十四章 奔千里，报一仇 / 301
- 第十五章 恨你？爱你？ / 325
- 第十六章 南阳危，酒中有药 / 349

# 媚公卿

## 目录 (下卷)

C O N T E N T S

- 第十七章 一袭血裳万军中 / 373
- 第十八章 机会？机会！ / 397
- 第十九章 愿为女冠 / 420
- 第二十章 建康无净土 / 441
- 第二十一章 情成劫，如何超脱？ / 463
- 第二十二章 陛下有赏 / 486
- 第二十三章 惹了我，怎能逃离？ / 507
- 第二十四章 升官了？风华渐显 / 528
- 第二十五章 允你蓄养美少年 / 549
- 第二十六章 王弘劫人 / 571
- 第二十七章 陷身胡狼窝 / 593
- 第二十八章 四面楚歌王七郎 / 617
- 第二十九章 前尘往事即可知 / 640
- 第三十章 这一剑 / 662
- 第三十一章 真相露，心成灰 / 683
- 第三十二章 此生无二妇 / 706



## 第一章

# 烈焰中重生

又是一个月圆之夜。

阁楼中，纱窗后，烛泪点点，人影相依。

陈容呆呆地站在榕树下，一动不动地望着那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两个人影，她的唇，已在不知不觉中抿得死紧。

灯火通明中，笑语声不断传来。那笑声是如此欢快，如此烂漫，仿佛人间从无痛苦。

一个柔细的声音突兀地从她背后传来，“是你？郎君不是将你休弃了吗？你怎还在这里？是了，是了，在你的苦苦泣求中，郎君答应了留你几宿。”

恶毒的言语中，一阵馨香传来，一个娇小的身影站到了陈容的身侧。她顺着陈容的目光望去，在对上阁楼中那双双依偎的身影时，她的嘴角狠狠一抽。

不过，那眼中所有的妒恨，在看到呆若木鸡的陈容时，又转为快意。柔细的嗤笑声再次响起，“咦，那不是你族姐吗？你千方百计地把她挤掉，逼得郎君娶你为妻时，定没有想到，不是你的终究不会属于你，你的族姐有一天还是回来了，还是拿走了属于她的东西吧？”

娇小的美人啧啧笑道：“百般算计，却落了个休弃的下场，陈氏阿容，我要是你，干脆一把火烧了自己算了！”

娇小美人的话一句接一句，咄咄逼人，极尽恶毒。可不管她怎么嘲讽挖苦，眼前这个与她敌对多年的老对手，却一直没有吭声。这一刻，一直泼辣阴毒的陈容，

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她只是痴痴呆呆地望着纱窗后相依相偎的人影，一动不动，面如死灰。

娇小的美人见她不吭声，咯咯笑道：“是了，听闻郎君自娶你过门后，却一直没有近过你。啧啧，枉陈氏阿容素有才貌双全的名声，却一直到了被休弃，郎君都对你不屑一顾！”

这一句话，如一把剑，血淋淋地刺进了陈容的心脏！

呼的一声，一直呆呆傻傻的陈容突然转过身来。

她直愣愣的目光中，含着让人惊惧的阴沉。娇小的美人在对上她目光的那一瞬间，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几步！

陈容向娇小的美人逼出一步。

娇小的美人一惊，一边后退，一边急急叫道：“你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陈容面对着惊慌失色的美人，冷冷一笑，不知不觉中，已逼得这个美人靠上了一棵榕树。

就在那娇小的美人吓得尖叫时，只见寒光一闪，叮的一声，一柄短剑从她的发髻穿过，重重地插入树干里，直入三寸！

“啊——”

娇小的美人惊声尖叫起来。

“闭嘴！”

陈容沉沉一喝，这一喝，极冷，煞气十足。娇小的美人一凛，果真应声闭紧了双唇。

月光下，陈容的双眼黑亮黑亮，幽深如狼！

她盯着她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这一剑便可杀了你！不过呢，你卢美人极擅作伪，平素又颇得他的看重。留着，还是能给我那姐姐添点心头刺。”

陈容说到这里，嗖的一声把短剑抽回。剑刚入袖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几个护卫大声问道：“何人在此？”“可有刺客？”

“无事。”两个女人同时回出一句。

众护卫这时也看清了两女，他们相互看了一眼，向后退去。陈氏与卢美人向来不和，两人只要在一起，便会非常热闹，他们已经习惯了。

护卫们一退，陈容长袖一甩，转身离去。

卢美人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不知为什么，突然感觉到寒意刺骨。她打了一个哆嗦，这一刻，竟是在想着：像陈氏这般骄傲的人，居然痴恋上郎君那样无情的男人，也是可怜。

想到这里，卢美人一声长叹，她意兴全无地向自己的院落走去。

卢美人才踏入院落，突然听得东厢院喧嚣声大作。她猛地回过头去，却见东边浓烟滚滚，火光隐隐。

“走水啦，走水啦——”

一阵阵急喝奔跑声中，卢美人心脏猛地一跳，便急急向东厢房跑去——那是陈容所在的院落，以那女人刚烈狠辣的性格，说不定真听了她的话，举火自焚了。

卢美人急急跑去时，正好看到主殿方向，她的郎君与新娶的夫人也在向东厢房跑来。

三人同时来到了东厢。

刚刚跨入院门，突然，一阵疯狂的大笑声传来。那笑，声嘶力竭，含着无边的痛和悔恨。

卢美人急冲几步，猛一抬头，便脸白如雪！

噼噼啪啪声中，东边的阁楼已经倒塌大半，只剩下最西侧的那面墙还杵在那里，却也是摇摇晃晃，滚滚的浓烟飘满了整个院落。火焰翻滚中，那个一袭罗衣、披散着长发仰天长笑的女人，可不正是陈容？

她、她当真自焚了！

卢美人脸色灰白，踉跄退后一步！这时，一种难以形容的怜悯和悲伤席卷着她！

突然，她听得身侧传来郎君的命令声，“救人，救人——”

急喝几句后，她听得郎君向左右问道：“怎么起了火？”

“是夫人，不，是陈氏喝退我们，自己点的火。”

郎君明显惊住了，他急急转头看向火海中的陈容，冷漠的声音在夜空中响起，“陈容，你这是何苦？”

声音直逼入半空。在红彤彤的火焰照耀下，郎君那俊美威严的脸上，带着一抹难以掩饰的惊愕。

火海中的陈容没有回答，她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郎君，疯狂地笑着。她仰着头，展开双臂，笑声嘶哑，似是长歌也似是大哭。随着一股火焰腾的一声缠上她的身，她那含着痛楚的笑声更响亮更疯狂了。

见状，郎君皱起了眉头，手一挥，冷冷喝道：“既然她想死，便成全她吧。”说到这里，他长袖一甩，毫不在意地转身离去，竟是把那渐渐被烈焰吞噬的女人丢在背后。

卢美人错愕地望着郎君绝情的背影，这一刻，一种刻骨的寒意侵袭着她。她急



急转身看向陈容，看到的，是更加用力大笑的她。卢美人清楚地看到，她虽然笑着，两行泪水却如珍珠般从陈容的脸上滑落，滴入火中！她更清楚地听到，泪流满面的陈容那疯狂的大笑声，渐渐转为嗤笑。嘲讽痛楚的笑声中，卢美人听到陈容一声又一声地嘶叫道：“何必！何必！何必……”

笑声越来越小，渐渐转为虚无。“啊——”尖叫声撕破了夜空，被榻中，陈容腾地坐直，手抚着胸，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。

喘息了一阵后，她走下床榻，就着牛油灯看向几案上的铜镜。铜镜中的小少女，长得精致艳美，此时此刻，那脸上冷汗淋漓，瞪大的双眼中还残留着惊恐疯狂。

她慢慢举起衣袖，拭去了脸上的汗水。隔间传来一阵急促凌乱的脚步声，一个温柔关切的声音从门槛外传来，“阿容，又做噩梦了？”陈容背转身，吸了一口气，回道：“现已无事。”

门槛外伸出一个妇人的头来，那妇人朝着陈容的背影细细地瞅了瞅，低声劝慰道：“南方有我族人，阿容尽管宽心。”

“我知道，退下吧。”听着那脚步声慢慢退远，陈容再次伸袖拭去汗水，转身走到几案前，对着铜镜中的自己跪坐下。

铜镜中，那个美丽青涩的少女，正睁着一双黑不见底的眼睛回望着她。陈容的嘴角慢慢扬起，露出一口细白牙齿，她轻轻说道：“过去了，以后也不会再出现，是吗？”

镜中人，对她回以一个灿烂的微笑。

望着这样的微笑，陈容显得很满意，她站了起来，从几上拿起牛角梳，慢慢地梳理着凌乱的长发。

铜镜中的她，有一张属于十四五岁，还没有长开的，青涩中透着明艳的脸。她，回到从前了。

所有的疯狂，所有的痴恋，所有的执迷不悟，所有的恨和痛楚，竟在一觉醒来后，变成了记忆！

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后来经历的一切，身体却还是十五稚龄时！

她还是她，一切都没有变。变的只有时间，苍天给她开了一个玩笑，让她来到

一切都没有发生时。

这一年，因为战火临近，她与所有的平城人仓促迁向南方，回归本族，然后遇到那个命中的魔障！

不过，现在不是魔障了。陈容对着铜镜一笑，伸手抚着脸，低低地说道：“以前是你执迷不悟，做尽蠢事。既然苍天令你重新来过，那么新的棋局，当由你来执子围杀，陈容，你说是吗？”

镜中的人，再次回给她一个极灿烂极灿烂的笑容！

纱窗外，星空高远，清冷如许，疏疏淡淡的几颗星挂在浩瀚长空中。

陈容把目光从铜镜上移开，便盯上了夜空，直到目不转睛地盯了许久，她才身子向后一倚，闭起双眼，静等时间流逝。

这几晚，每次从噩梦中惊醒，她总是这样呆坐到天明。不是为了怀念，也不是因为恨太强烈，而是因为，她喜欢这样宁静地坐着，可以仰望天空，可以一遍又一遍地体会着再世为人的惊喜！

慢慢地，一道薄雾浮现在天地间。慢慢地，稀疏的人语声，在清新的晨空中响起。

而原本稀疏的声音也逐渐变得密集。

脚步声响，昨晚那个温柔关切的中年女声传来，“阿容，起榻了吗？”

陈容站了起来，道：“起了。”

中年女声连忙说道：“上前，为阿容洗漱。”

吱呀声响，一个端着水盆的婢女走入房内，中年妇人也来到陈容身后，为她梳理起长发来。

中年妇人生得一张圆圆脸，眼睛很小，弯弯的眉眼间，透着一股宁静和慈祥。她小心地看了陈容一眼，说道：“仆人都在准备，随时可以上路了。”

陈容嗯了一声，中年妇人见她脸色平和，心下一松，又说道：“阿容，这地方已非善地，必须南迁了。我们陈家比起各大家族还是好的，毕竟我们在南方各地都有支族。”

陈容嗯了一声。

中年妇人见她应得轻快，神情也不似前两天那般恍惚，心中大喜，又说道：“阿容你明白了？今天晚上应该不会做噩梦了。”

陈容点了点头。

这时，外面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，“阿容，行装已备，何时起程？”  
听着这男子熟悉的声音，陈容突然问道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那中年男子怔了怔，回答道：“辛丑日。”

辛丑日？陈容腾地站了起来，辛丑日！是了，三天后的半夜，她迎来了平生第一次劫难。

在中年妇人的诧异中，她又慢慢坐下，“你是吴叔？”

门外那中年男子更诧异了，他大声应道：“是啊，我是吴叔。阿容，你怎么了？”说着说着，他径直推开房门，一张瘦削中略显苍白、下颌稀稀疏疏地留着几根鼠须的脸出现在陈容面前。

在陈容梳洗的当口，他一个男子这么大咧咧地推门而入，实在是失礼。

陈容向中年男子看去。再世为人，她方能从这张看起来斯文和善的脸上，看到那隐藏的狠毒！

眼前这个人，本是她父亲周游时救回来的一个土人。一直以来，他被父亲当做朋友，恭而敬之地养在府中，还要求她与府中仆役都以“叔”相称！

可就是这个人，竟勾结盗贼，在她准备南迁的前一天晚上破门而入，把她的家财抢劫一空后逃之夭夭。

若不是父亲在书房中还秘密备有一些黄金，上一世的她根本到不了南方，早沦为乞丐了！

陈容盯着吴叔，慢腾腾地说道：“下午起程！”

“什么？下午起程？阿容，为什么不多等几日？”

陈容暗中冷笑一声，她沉着脸，喝道：“我说了，下午便起程。”

她毕竟年纪还小，平素没有积威，那中年男子看向陈容的身后，叫道：“平姬，你跟阿容说说吧，南迁是何等大事，怎能说走就走？”说到这里，他声音一提，大喊道，“何况，阿容你连做了几夜噩梦，既然身体不舒服，为什么不多休息两日？”

慈祥的圆脸妇人连忙上前，对着陈容说道：“女郎，吴叔此言有理……”她刚一开口，陈容便打断她的话，喝道：“我说了，下午起程！”

吴叔正要反驳，对上她黑不见底的双眼时，不知为什么，竟打了一个寒战，将要脱口而出的话，噎在了喉中。

陈容收回目光，命令道：“带上房门。”

吴叔一愣，方才醒悟她说的是自己，他愣愣地关上房门，心中一阵不安：阿容这是怎么了？变化这么大？

吴叔一走，陈容便来到了书房。书房中，摆满了厚厚的竹简和帛书。以前，家财被吴叔勾结盗贼抢劫一空后，走投无路的她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：若出现意外，可至书房一观。她在书房中一阵疯狂地哭叫打闹后，无意中发现这些竹简帛书中藏

有大量的金叶子。便是这些金叶子，使她绝处逢生。

外面，嘈杂的声音不绝于耳，那是仆役奴婢们在忙着收拾。现在各处院落已经收拾得差不多，马上便要转到书房了。

那些人语声、喧嚣声、粗野匹夫们的叫嚷声，可真是动听啊。以前的她，怎么没有发现呢？

陈容慢腾腾地在榻几上跪坐下，信手打开一卷帛书，却在专注地倾听着那充满生机的种种声音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声大叫从门外传来，“阿容可在书房？孙老来了。”

是吴叔的声音！

陈容脸孔一沉：他还是不死心啊，竟然连孙老也搬来了！

吴叔的大叫声再次传来，“平姬，阿容可在书房？孙老知道她身体不好后，前来探望了。你快快告知阿容，令她出迎。”

陈容站了起来，在平姬回答前清脆地应道：“来了。”她推开了书房门。

院门处，站着—个须发苍白的老人，他便是孙老。她的父亲在离去之前，嘱咐过孙老，要他照看管教陈容的。在这个老人面前，她没有话语权！

陈容瞟了脸带得意的吴叔—眼，敛襟—礼，“见过孙老。”

孙老点了点头，慢步走到陈容面前，朝她上下打量着，“听说你夜夜做噩梦，可请过医和巫？”

陈容摇了摇头，答道：“无。”

孙老皱起了眉头，吴叔见状，马上在一侧说道：“老丈你快劝劝阿容，她这种情况，却说什么过了中午便要动身。此去南方，路途何等遥远？若是出现—二不妥，岂不是悔之莫及？”

孙老点了点头，瞟向站在陈容身后的平姬，说道：“平姬，把你家女郎请入房中，三日后再起程。”

“是！”

孙老又转向左右的奴婢们叮嘱道：“此事不可儿戏。你们看好阿容，要是她再耍倔强性子，就锁了她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还不去把巫和医都请来？”

“是！”

孙老的命令—句接—句，话—说完，长袖—甩，便转身离去。

吴叔朝着陈容等人瞟了—眼，在无人注意时得意—笑，提步跟上了孙老。

这么一来，院落中本来忙碌着的众人都停下了动作，他们抬头看着陈容，等着她的指示。

陈容沉思片刻，抬头向左右说道：“召集府中所有家丁奴婢，便说我有事吩咐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平姬，你带人把所有财物都搬到院落里来。”

平姬傻傻地看着陈容，直到她重复了一遍，才应道：“是。”这时她的心中满是惊异：这几天女郎真是变化太大了，我一点也看不懂她了。

陈府虽然只有陈容一个主子在，可这些年来，她的父亲担任平城的治中从事，虽只是个八品官，却也积累了不少财物。陈容的父兄在离去时，带走了大批财物，可就算是剩下的那一点，也塞满了整个院落。

在这个时代，金子也罢，五铢钱也罢，都难以广泛流通。真正令世人信奉的货币，是布帛粮食之类。在这种朝不保夕、战乱极其频繁的年代，以物易物是根本。

不过一刻钟，院落里便站满了奴婢女。孙老还没有离去，他与吴叔站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，好奇地向陈容望来。

陈容跪坐在平姬为她准备的榻上，然后随意地瞟了一眼众人，向左右问道：“府中共有多少人？”

“七十有三。”

陈容点了点头，端起酒杯，慢慢抿了一口——她虽然只有十五岁，可这一刻，前世那些年修养而来的富贵之气，令她一举一动都显得雍容得体。

孙老在一侧点了点头，吃惊地想：陈氏是百年公卿世家，果然不虚。阿容这么一个支族庶子的庶女，又年纪小小的，就有了一种非凡的贵气，这是陈氏的血统高贵所致啊。

话说回来，这孙老也不过偏远平城一老朽，见识的贵人也只那么几个而已。

陈容抿了一口酒，漫不经心地扫过院落中众人，说道：“战乱将至，陈氏将举家南迁。有愿意离开陈氏，自谋去路者，每人一匹布、五斗米！愿意相随于我的，亦是一匹布、五斗米。”

这话一出，瞬时四野一静。

吴叔大惊，情不自禁地上冲一步，可是脚步抬得高高，却怎么也跨不下去——他凭什么来阻止？

陈容见到半天都没有动静，转头看向平姬，皱眉唤道：“姬？”声音微提。

平姬张着嘴傻乎乎地望着陈容，在对上她黑不见底的双眼时，她惊醒过来，急

急抢上前，叫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，阿容，府中米布已然不多，分不均匀啊。”

陈容淡淡地说道：“少了，便以帛粟代替。”

“可是，可是，府中只有这些家财，这么几十号人分下去，陈府财物五不存一！”平姬有点气急，尖声叫道，“这一路千里迢迢，路途多变。就算一路顺利，到了南方，没有了财物，女郎又如何生存？阿容，大人和你兄长至今尚无音信，你不可把家财一散而空啊！”

平姬的话字字贴心，确实是忠仆之言。可是她也不想想，自己一个弱质女流，府中又没有几十个悍勇的护卫，怎么保得住这些家财？便是今天不散去，这一路南迁，近千里路程，她这么点帮手带着数十辆马车招摇而过，不知会被多少人多少势力盯上，待到那时，别说是家财，便是性命也不一定保得住！

上一次，自己光是携带那些金叶子，就因为几次露财而被歹徒盯上，险些送命！

陈容转眸瞟过众仆，这一眼，她从众人中看到了七八个与平姬一样忧心忡忡的面孔。至于别的奴婢，这时都压抑着欢喜，紧张地望着她。

陈容收回目光时，略略扫过吴叔，以及站在奴仆中的几个年轻杂役。

这一扫，她的脸上闪过一抹冷意。

摇了摇头，陈容淡淡地说道：“姬，钱财者，阿堵物也。如此乱世，你们有了这些帛和米，也好过一些。”

她不愿意再说什么，右手一挥，大声唤道：“吴叔！”

嗖嗖嗖，所有的目光，都聚集到了吴叔身上。

这一看，不少人皱起了眉头，平姬便扯着嗓子唤道：“吴叔，女郎唤你呢。”

此时的吴叔，表情特别古怪，脸色青紫，一脸怒色中又带着一抹惊惶，那左足还举在空中，也不知道他是要前进一步，还是要向后退。

众人的目光，终于让吴叔回过神来。

他迎上了陈容的双眼。

陈容望着他，慢慢一笑，清脆地说道：“吴叔，你是识字之人，整个平城之人，都赞你公正。你且上一步，助阿容一臂之力。”

吴叔呆呆地问道：“助你一臂之力？”

陈容的双眼微眯，笑得很开怀，这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开怀，令得以名士自诩、于钱财不屑一顾的孙老连连点头：只有遇到大事，才能看清一个人的本性啊。这孩子，真不愧姓陈！

陈容开怀地、清脆中带着豪气地叫道：“是啊，阿容请吴叔主笔，把这些财物

分下去。叔为人公正，定能分得众人心服。”

陈容说到这里，眉头一挑，大声叫道：“吴叔？吴叔？你怎还在发怔？莫非你不愿意？”

吴叔连忙挤出一个笑容来。他咽了一下口水，讷讷地说道：“自是愿意，愿意。”

“如此，叔怎么还不上前来？时已不早了。”

“是，是，我上前来。”

在吴叔步伐僵硬地向前走去时，孙老的长叹声在他身后响起，“吴阳吴阳，稚女尚且视钱财如粪土，你这士人怎面色大变，行止僵僵，双眼浑浑？唉，你逊她多矣！”

这时的人，喜欢点评人物，长者的点评，往往能影响人一生。此刻孙老这话一出，吴阳瘦长的脸，青白里透着黑气了。

吴阳慢腾腾地来到了陈容的身侧。

陈容站了起来，以袖掩嘴，漫不经心地打了一个哈欠，道：“财帛分好后，诸位去留随意。”

一边说，一边懒洋洋地向寝房走去。

七十几个人虽然不多，也用了两个时辰，吴阳才把他们一一打发。

吴阳收起笔，在众仆的欢笑声中站起身来，呆呆地望着由原来的大山变成小土堆的财物，只觉得脚步似有千斤重。

天啊！那一批人可没有一个吃素的啊，这些东西给他们填牙缝也嫌不足，他们要是怪罪起来，我可如何是好？

垂头丧气的他，连孙老向他告辞离去都不曾注意。

内心惶惶中，吴阳双眼一亮：听说陈府中还有一样珍奇之物，或许那物可以满足他们！

正当吴阳如此想来的时候，寝房内传来陈容清脆的声音，“吴叔，平姬，尚叟。”

三人一愣，同时应道：“在。”

“还有几人没有离去？”

“十五人。”

“不错。我这里有一物，极是不凡，你们三人领着那十五人，把它送给王公府中，便说：家中父兄不在，我一弱质女流实无担当。愿以家君留下的奇珍相送，只求我陈府能入王府队列，与他们同行。”

说到这里，寝房门吱呀一声打开，与此同时，一道红灿灿的、晶莹剔透、美妙

绝伦的宝物出现在众人眼前。

一看到这物，吴阳眼前一黑，差点晕死在地。

这宝物通身流光，却是一个三尺高的珊瑚，形如树状。这珊瑚生于海底，极难取得，何况眼前这珊瑚晶莹剔透，几无瑕疵！

竟是这宝物！吴阳再也忍不住了，上前一步，急急叫道：“阿容不可，万万不可。”

他大呼小叫到这里，见陈容瞅着自己的眼神颇为诧异，连连解释，“方才女郎便散去了大半家财，现在整个府中，也只有这一样物事拿得出手，难不成阿容你连大人留下的最后一件宝物也留不得，非要把它送出不成？”他颇为语重心长，“女郎，成家难而败家易，此事一出，恐怕世人都说你败家啊。”

“败家？”

陈容眨了眨眼，双眼中隐含讥诮，漫不经心地晃了晃手中拿着的珊瑚——这个动作一做出，不只是吴阳，连平姬等人也急叫出声。

陈容嘴角一扁，极为不屑地说道：“俗物耳，吴叔过矣。”

她不再理会吴叔，盯向平姬两人，喝道：“你们拾上它，也不用蒙纱了，马上送到王公府中。”

不蒙纱？那就是要招摇过市了！

吴叔惊叫道：“万万不可！”

陈容斜眼睨向他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为何不可？”

吴叔哑了，他讷讷半晌，才回答她道：“这等宝物，易招贼盗。”

陈容一笑，眯着双眼，一边打量着吴叔的表情，一边再次晃了晃手中的珊瑚，极为随意地说道：“把它送到王府，它就是王家的东西。就是招贼，也是他王家招贼，与我何干？与卿何干？”

最后四个字，也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，竟加重了语气。

一时之间，吴阳只觉得众人的目光都盯向了自己，他额头的冷汗涔涔而下。

不行，这东西万万不能让阿容给送了去。该死的！这小姑娘这么倔强，要怎么说服她才好？

就在吴阳苦苦寻思时，陈容冲着院落中的众人叫道：“把那沉香几抬来。如此精美的珊瑚，岂能卧于寻常之木？”

“啊？是，是！”

几个奴仆连忙奔入堂房，抬起了停放在堂房中的一个小小圆几——这个纯由沉香木做成的几，是陈家所剩无几的值钱物事之一，它也是吴阳早早便相中了的。

这一下，吴阳眼都红了，特别在看到院门外，几个眼熟的鬼祟身影晃来时，他



的脸孔更是涨得紫红。

就在那圆几抬来时，吴阳嗖地上前一步，伸手便向陈容手中的珊瑚抢去。

“啊——”

见此情形，四周惊呼阵阵！

转眼间，吴阳的手便摸到了珊瑚的根部。

结果很出乎他意料，他这么强行去抢，竟然感觉不到陈容的抵抗！随着珊瑚一到手，吴阳涨红的瘦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。

笑容刚刚浮现，就在吴阳双手回转时，被他的巨力推倒的陈容向侧一歪。她这一歪不要紧，可她那压在珊瑚树下的长袖，却随之被带动！

一道红光如流星，闪电般射向地面！

不管是陈容还是吴阳，都来不及惊呼，便看到那华艳至极、毫无瑕疵的珊瑚树一歪，沉沉地摔向地面。

“不——”吴阳大吼一声，双手齐出，整个人向前一扑，抱向那珊瑚树！

也许是人逼到极致激发了潜力，电光火石中，吴阳的双手竟然抱到了珊瑚！他急急地双手一合，惊喜地大叫道：“我拿到了！我拿到了！”

大叫大嚷声中，吴阳连忙站起，他却没有任何注意，脚下不知何时多了一片裙摆。

吴阳的脚刚刚踩上裙摆，便听到陈容痛哼一声，向侧急抽。他本来重心便是不稳，现在脚下被陈容一带，整个人便是向前一冲一扑。

砰——

沉闷的巨响传来的同时，是叮的一阵脆响！

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。

院落中，每一个人都张大了嘴，看着以狗啃屎的姿势扑倒在地上的吴阳，看着被他压得实实的地面。在他左侧的身体下，众人还可以看到摔成了小儿拳头大小的几块珊瑚枝！

吴阳一动不动地扑在地上，像是陷入了昏迷当中，整个躯体僵硬。

安静，无比的安静。

突然，陈容有点稚气的声音响起，这声音极为愤怒，“吴叔，往岁你流落无依，是家君收留于你。古人说，一饭之恩不可忘，我陈家对你，不止是一饭之恩吧？请你告诉我，你为何非要抢我家的这根珊瑚？宁可把它打碎，也不愿意让我把它送给王家？”

这个小女孩的声音，在这一刻，因为冷漠而威严至极。

吴叔没有回话，依然一动不动，也不知是不是真晕厥了。